



茨威格妙语录

CI WEI GE MIAO YU LU 甘肃人民出版社

社会

宫廷盛行的阿谀奉承的风气会扼杀所有的人性

宫廷盛行的阿谀奉承的风气会扼杀所有的人性。

——《命丧断头台的法国王后》

这位女皇、奥地利血统的一位大君主早已感到，皇冠无非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而已。

——《命丧断头台的法国王后》

这里没有感情存在的余地，感情是不列入宫廷礼节对数表的。

——《命丧断头台的法国王后》

整个十八世纪，犹如先前的一切时代，一个国王有没有性功能，一个王后多子还是不育，这是被看作公开而并非隐秘的事，被看作国家大事，合欢床实与“王统”攸关，国祚所系。显而易见，它同洗礼盘和棺材一样，是人生的一部分。

——《命丧断头台的法国王后》

他是一个刚愎自用、禀性独裁的专制君主，他成功地把大一统的意志强加于分崩离析的国土；为他的王国定下秩序；为社会定下道德法规；为他的宫廷定下礼仪；还统一信仰，纯洁法兰西语言。这种大一统的意志从他身上放射出来，所以光辉灿烂集于一身。“朕即国家”，我是法国的中心，我是世界的中心。

——《命丧断头台的法国王后》

凡尔赛跟过去一样，是欧洲最闻名、最讲究、最雅致的宫廷。以前曾经气势磅礴有如滔滔长江大河，如今却成了一座没有谷物而在空转的磨坊，奄奄无生气。

——《命丧断头台的法国王后》

路易十四的铁腕统治留下了深深的印记，非历百年难以消除。但很快，它就徒具形式而丧失内容，因为他们都缺少热情洋溢、生生不息的推动力。

——《命丧断头台的法国王后》

在这大理石的温室里再没有构想出大胆的计划、果断的改革，有名的著作，因为在这暖房的空气中只能繁殖一些沼泽地里的阴谋和奸情。

——《命丧断头台的法国王后》

安托瓦内特*十一、二、三岁就成为意义重大的外交棋局中一名无辜小卒。

——《命丧断头台的法国王后》

* 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王后。

他们越是显贵，禁忌之网缠得越紧。在那里永远不会有天然本色的表情姿态，一切自然本色都是对高雅情趣的不可饶恕的触犯。

——《命丧断头台的法国王后》

这个可怜孩子过早地被用来在政治棋局充当了一名小卒，而她下意识的渴望却是在尊贵豪华的生活中求得被禁绝了的东西，即天真无邪的童年岁月。

——《命丧断头台的法国王后》

大国君主的行政管理是何等的千钧重负。

——《命丧断头台的法国王后》

她* 预见到，她的儿子约瑟夫是个性情易变、不知安分的人，性急匆忙的改革者，一旦任其所为，很快就会使这已经难以驾驭的帝国到处动乱不宁。所以，这位虔诚而正直的女人，为了她认为是人世最崇高的东西道义，要斗争到底。

——《命丧断头台的法国王后》

* 指奥地利女皇玛丽·泰莉莎。

安托瓦内特那样快活和无忧无虑地登上宝座，是因为她只知道身居万人之上的伟大崇高，而体会不到随之而来的责任。

——《命丧断头台的法国王后》

勤政三十年使她懂得，头戴皇冠大不易。

——《命丧断头台的法国王后》

你能过一种确保得到人民赞许和爱戴的生活。这样，处于你目前的地位，便将上上大吉，但是你必须懂得如何为了国王和国家的利益去维护和利用你的地位。

——《命丧断头台的法国王后》

没有一个君主，受到威胁的君主制度又怎能挺住呢？仅仅依靠跑龙套的人物，怎能保住王位？

——《命丧断头台的法国王后》

如果在一个王国里，对君主的轻视已在他自己家庭内部削弱了君主政体的支持基础，又怎能希望其他的支柱和山墙在危急之秋坚如磐石呢？

《命丧断头台的法国王后》

宫廷臣僚在进行诱惑方面可谓经验丰富，全是斫轮老手，他们摸透了人的心灵的每一个弱点，从一开始就知道如何以高明的手腕去蛊惑一个童蒙未开、天真烂漫的姑娘的心……不管她做什么，都被奉为楷模；不管她要什么，都照办不误。如果她表现出某种变幻莫测的爱好，第二天就成了时髦风尚。

如果她干了件蠢事，整个宫廷就热衷效尤。对这些爱好虚荣、野心勃勃的人来说，挨近她就是沐浴阳光；她对这些人的一瞥就是一大恩赐。

——《命丧断头台的法国王后》

国王，可以说是一架报时巨钟的主发条，它无情地规定了作息时间。从生到死的一举一动，从清晨起身到暮夜上床，甚至爱情嬉戏的瞬间片刻，不属于他自己。

—— 命丧断头台的法国王后》

基础已朽、大厦将倾，有时只要从墙上抽掉一根铁钉就会使整座建筑轰然坍塌。

——《命丧断头台的法国王后》

王权正在崩溃，它好象小孩在海滩上用沙子垒成的城堡，上涨的潮水正在将它冲走。

——《命丧断头台的法国王后》

王朝的命运究竟如何？这条桅杆已断、遭到雷劈电击、任凭风浪摆布的大船将驶向何方。

——《命丧断头台的法国王后》

当法国的国王为着逃离自己的人民不得不装扮成仆人时，他就再也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了。

——《命丧断头台的法国王后》

国王们不喜欢人家看到他们的苦难。

——《一个政治家的肖像》

谁要是手里老拿着一杆秤，他会忘了自身的重量

谁要是手里老拿着一杆秤，他会忘了自身的重量。

——《一个政治家的肖像》

一个人如果老是居高临下地俯视世界，只是从皇帝的宝座、从象牙塔的高处或从权力的顶峰俯视世界，那他只能看到阿谀奉承之徒的笑容和他们的危险的驯服。

——《一个政治家的肖像》

这样的人容不得矛盾，容不得不同意见，甚至容不得战友，更容不得对手。他能够容忍的，只是那些甘心当他精神奴隶、反映他本人观点的人。

——《一个政治家的肖像》

任何具有独裁气质的人的第一念，就是镇压和压制与他本人不同的意见。

——《异端的权利》

每一压缩作用都因为相应的反压力而产生动态的反作用，当加以非常大的压力作用时，常会引起爆炸。因此，压制性措施往往导致反抗。聊可告慰的是，人类道德上的独立性，最终依然是破坏不了的。独裁统治现在不可能、将来也永远不可能在全世界推行一种宗教和一种哲学。

——《异端的权利》

没有武力，独裁就不能想象，也站不住脚。无论谁要保持权力，一定要把权力的工具掌握在手中；想要统治，一定要有有用刑的权力。

——《异端的权利》

让我们直言不讳地说，由于软弱，暴力就无所顾忌地嘲弄人道，并很快就形成压倒之势。把恐怖统治暴虐地强加于一个制度，就会瓦解个人的意志，使社会生活成为不可能。它象是一种毁灭性的疾病，腐蚀灵魂。很快，暴力就成了秘密活动的核心。由于普遍存在着胆怯，独裁者就能在各处找到帮凶。因为当一个人一旦知道他自己被人怀疑，他就会怀疑起他的邻居来。

——《异端的权利》

一个独裁者受人敬畏，但未必受人爱戴。

——《异端的权利》

这些支持者好斗的意志，表明他们本身是一个有组织的统一体。与此相对照，来自各方面，被不同动机激励着的意志，则很少成为一个集中的有效力量。不管怎么样，很多人只是受到了内在的对独裁统治反叛精神的激励，他们有仇恨，但并不参加一个统一的运动，实行一个共同的计划，他们的造反是无用的。因此，从对独裁者权威第一次挑战的那时起，到他最后被推翻，通常要很长的一段时间。

——《异端的权利》

那些当权的人们，常求助于一些宗教的或哲学的理论，力图证明他们的暴力是正当的。但是鲜血玷污了它所代表的理论，暴行贬低了它所要辩护的思想。

——《异端的权利》

凡是试图残酷无情地压倒他人意见的人，对反对意见总是极端敏感的。

——《异端的权利》

自从有了世界，五花八门的灾祸就是教条主义者们的的工作。那些人毫不宽容地坚持他们自己的观点和意见是唯一可靠的。正是这些狂热性使他们要求按照他们自己的模式统一思想和行动。他们自我吹嘘，争论不休，扰得世界不得安宁，他们把本来应该平行不悖，并列的思想变为敌对的和充满杀气的争论。

——《异端的权利》

事情几乎总是这样：强权压倒了正义，权力胜过了道德。

——《异端的权利》

专制暴君永恒的悲剧在于：他们必须继续不断地吓唬有独立思想的人们，甚至在敌手已被解除武装和剥夺了言论之后也如此。

——《异端的权利》

一般说当权者对所有出类拔萃的人物都是不信任的。

——《麦哲伦的功绩》

独裁者总是在最终胜利之后，乐于允许人们言论自由。

——《麦哲伦的功绩》

他觉得自己像在奔向一个万丈深渊，汽车飞驰，把他带到他自己的命运中去，然而他从汽车的高速度中却感到一种快意。听天由命吧，这反倒使他心里好受一点。汽车停下来，他下了车，付了钱，就乘上电梯，电梯一开，机械地把他送到楼上，他从中感到了一阵快乐。仿佛做这一切的并不是他自己，而是权力，是那强迫他的、从未见过的、不可捉摸的权力。

——《桎梏》

现在人们称之为庞然大物的东西，是由全世界十个意志坚强的人组成的，十个人就可以把它摧毁。一个人，一个敢于否定他们的活生生的人，他就是在摧毁这种权力。可是如果你们不敢挺起腰来，而总是想：也许我能过关，如果你们以曲求伸，心存侥幸，不去击其要害，如果你们甘当奴隶，命运依旧，他们就永远拥有权力。

——《桎梏》

世上的暴君，若准备打一场战争，不到万事俱备，总是要侈谈和平的。
——《拜占庭的陷落》

用暴力是无法强行建立一个富于德行的秩序的，因为任何一种暴力都不可避免地又会产生出另一种暴力。

——《走向天国》

获取权力，无论是哪一种权力，由于财富而有的权力，由于政治影响而有的权力，由于军事胜利而有的权力，由于社会上的关系而有的权力，由于女人而有的权力，但是无论你要干什么，你都得获取权力。

——《巴尔扎克传》

如不用自由和快乐施肥，世界就会
变得贫瘠不毛、毫无创造

如不用自由和快乐施肥，世界就会变得贫瘠不毛、毫无创造；而生命，
如被严肃制度束缚，就会变成冻僵的死尸。

——《异端的权利》

永恒的进步从每一种制度那里所接受的仅仅是合乎需要的部分，而将限制自己的都抛弃掉，就象我们扔掉水果皮一样。

——《异端的权利》

几乎总是存在一种命运在起作用的隐而不露的影响，大多数具有世界意义的事件不过是某些内在的个人冲突的表现。

——《命丧断头台的法国王后》

在多事之秋让民众的眼睛看得太清、见得太多，总是相当危险的。

——《命丧断头台的法国王后》

对于各个时代来说，昨天、今天和明天是一个活的统一体。

——《罗曼·罗兰传》

医学是一种日益进步的认识，对于医学来说，无法医治的病例只存在于眼前，只存在于我们时代、我们科学的限度之内，也就是说，只存在于我们狭窄的、愚昧的、井底之蛙的视野之中！然而问题并不取决于我们眼前。有成百种病例我们今天看不见治愈的可能性，然而我们的科学是在飞速前进，明天、大后天就会找到，就会发明一种治愈的可能性。

——《爱与同情》

中庸在政治上永远一文不值。

——《命丧断头台的法国王后》

在尔虞我诈的政治角逐中，一条性命如同草芥。

——《命丧断头台的法国王后》

过感官的生活，不过思考的生活！这是整整一代人的座右铭，是十八世纪后期有地位的人的座右铭——安托瓦内特* 象征性地当上了这一代的王后，人们有目共睹，她将与之同生共死。

——《命丧断头台的法国王后》

* 指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王后。

贝雷夫成了孳生诽谤的温室，或者是一个大桶，专门储存一切时代所乐于弃之不顾的东西，储存那些大势已去的幻灭者、退位者的活僵尸，储存一个已经死亡的旧世界的那些木乃伊，储存一段流传众口的历史的一些残余，

但是这些家伙并不甘心被视为过时的废物，而力图苟延残喘，候机进行报复。
——《命丧断头台的法国王后》

老的一代老掉了牙，再也咬不了人，而只能发泄怒气。更危险的是新的一代，他们从来没有尝到过权力的甜头，他们已经不甘心默默无闻了。
——《命丧断头台的法国王后》

尽管……说得天花乱坠，娓娓动听，但协定的双方都很清楚，他们的誓约并不高尚，这种誓约就象猫头鹰或蝙蝠一样见不得阳光。
——《命丧断头台的法国王后》

在风云变幻的岁月里，“永恒”又是个多么可怜可笑的字眼。
——《命丧断头台的法国王后》

统治者们……不再是铁板一块。哥哥叛卖妹妹，国王背叛人民，国民议会欺骗路易国王，君主间也在互相欺骗。大家都在撒谎，只在一点上是一致的，即人人都想争时间，以期达到个人目的。每个人都想在混水中摸到大鱼，每个人都在为酿成全面的不安全感而推波助澜。
——《命丧断头台的法国王后》

受到洪水威胁的人们永远不会知道，上一次来潮是不是最有威力和最有决定意义的。
——《命丧断头台的法国王后》

肉太贵，黄油太贵，一双鞋太贵。她克丽丝蒂娜呢，差不多连大气也不敢出，害怕空气是否也会太贵了。那些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似乎也被吓跑了，躲进囤积者的私窝，藏到哄抬物价者的巢穴里去了。
——《富贵梦》

他们在玩火，却不想烧伤自己的手。
——《命丧断头台的法国王后》

密谋的网张得很大，拉网的手太多，说不定什么时候网上就会出现漏洞。
——《命丧断头台的法国王后》

强烈的、有力的恐怖主义姿态多半能把恐怖本身取而代之。
——《一个政治家的肖像》

良心上洁白无瑕的人说话总是有节制的，而狂热分子却滔滔不绝散布着恐吓和仇恨。
——《异端的权利》

一篇慷慨激昂的讲话……在适当的场合会产生火山爆发一样的力量。

——《命丧断头台的法国王后》

一个演说家以他空泛的词句激起了人们洋溢的热情，这种热情反过来又变成真正的力量感染了他。同样，我因为同情心切，言过其实，仅仅因为这个缘故才使姑娘产生了信心，如今这信心又转过来侵入我的心里，变得越来越不可战胜。

——《爱与同情》

虔信宗教的人们认为，闲着没事儿，这么有节奏地催眠式的上下摇动身子也容易使人在精神上进入一种沉潜忘我的境界之中。

——《旧书商门德尔》

幸而已经天亮。……人的头脑思考起来也比关在可恶的黑暗之中要清醒一些，黑暗是喜欢臆造出各式各样鬼来的。

——《爱与同情》

我们每个人都隔绝在绝对的真空中——跟外界风丝不透的房间里。他们不想用肉体的鞭打冻饿，而用对心灵的逼压来最终撬开我们的嘴。

——《象棋的故事》

仇恨蒙住了人们的眼睛，他们不愿正视真理。

——《海涅·席勒·茨威格》

憎恨与贪婪通力合作，共同投入编写和传播这些庸俗下流材料的勾当。不久他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整个法国，安托瓦内特作为女人和王后，成了普遍的深恶痛绝的对象。

——《命丧断头台的法国王后》

她忘记了，或者不懂得，这种诽谤的毒液只要有一滴进入舆论的血液循环，就能像传染病毒似地繁殖起来，即使最高明的医生也对之无可奈何。

——《命丧断头台的法国王后》

诽谤！您可千万别小瞧它。我就看到过最正直的人被它弄得身败名裂，或者几乎身败名裂。

——《命丧断头台的法国王后》

大城市中那些无所事事的人，只要他们想干，不论多么拙劣的谣传、多么令人恶心的鬼话、多么荒唐的谎言，他们都能让众人信以为真。

——《命丧断头台的法国王后》

它*象个蘑菇很快钻出地面，象涨潮时的波浪到处泛滥，它愈传愈奇，直到成为真正的麻烦。

——《命丧断头台的法国王后》

* 指诽谤

诽谤在大家眼皮底下突然成形，逐渐扩大，不断发展。它扩展着自己的飞翔范围，一双巨大的翅膀扇起怒号的旋风，这旋风在隆隆的雷声中席卷一切，并把一切抛进它那不可抗拒的旋涡。直到最后，仿佛是出自天意，它变成了普遍的叫嚷，公开的喧嚣，憎恨与污辱的天下大合唱。谁又能抵挡这样可怕的台风。

——《命丧断头台的法国王后》

牵傻瓜鼻子用的细绳眼看就要绷断了……谎言欺骗与阴错阳差构成的大厦轰然倾覆。

——《命丧断头台的法国王后》

因为她现在已经开始参与政治活动，她认为她有必要撒谎，而且要大胆地撒谎。

——《命丧断头台的法国王后》

谣言总是最后才传到本人耳里的。

——《富贵梦》

我们当中只要有人在什么时候干过一件蠢事，就会在我们聚餐的桌旁叫人一再反复地讲上十年二十年，每一件愚蠢的行径都会代代相传，每一个笑话都会被人牢记。

——《爱与同情》

一个人受过一次欺骗，再让他振作起来，这是需要难以估量的力量才能办到的！

——《爱与同情》

我们的法律对所有的犯罪分子一视同仁，任何被证实犯了罪的人都休想逃脱一死。

——《命丧断头台的法国王后》

正如所有犯罪学家所知，当物证被匆匆毁掉时，几乎总会留下某种未被毁掉的铁证。

——《命丧断头台的法国王后》

销毁证据本身就是一种犯罪心理的证据。

——《命丧断头台的法国王后》

我不承认以杀人为终结的法律。

——《桎梏》

一项法律，一项看不见的法律，它只能管到几块路牌之内，这几块路牌

的那一边就管不着了，这难道不是真的吗？

——《桎梏》

世界上既有处在欢喜之中的人，
也有处在垂死边缘的人

世界上既有处在欢喜之中的人，也有处在垂死边缘的人。

——《同情的罪》

如果一个人要去设想某一时间内全世界上的不幸遭遇，那么他将再不能入睡和发笑。

——《同情的罪》

在这个尘世，恶人无恙，善人受毁，正义之士遭讥笑。

——《一对酷似而又迥异的孪生姐妹》

往往待到大难临头，尘世才出现无比团结一致的场面。

——《拜占庭的陷落》

现在认为重要的不是事业成就，而是搞阴谋集团的本领；不是任人唯贤，而是能否博得位居要津者的欢心……最能低声下气、卑躬屈膝的人将官居极品。言贵于行，貌胜于实。

——《命丧断头台的法国王后》

黑暗往往是坏人作案时的得力助手。

——《命丧断头台的法国王后》

每一秒钟，正当我们嬉笑戏谑之际，不知什么地方有一个人正在病床上痰喘，死去，在千万扇窗户后面正躲藏着贫困，人们也在挨饿；正当我们嬉笑戏谑之际，世界上还有许多医院、采石场和矿井，在医院、机关和监狱里，无数的人们正时刻被迫从事沉重的苦役，即使有人在无所谓地折磨自己，别人谁也不会在自己的苦难之中感到轻松一些。

——《爱与同情》

我们整个世界，一条条街道，一个个房间，都充满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命运，并且直到最深的底层都充斥着火烧般的苦难。

——《爱与同情》

谁感谢过他的痴狂的自我牺牲，他的妄谬的拒绝欢乐呢？

——《巴尔扎克传》

一个人背弃了一面旗帜，就可以背弃另一面旗帜

一个人背弃了一面旗帜，就可以背弃另一面旗帜；一个人舍弃了一个国王，就能够出卖另一个国王。

——《麦哲伦的功绩》

不管是胜是败，投敌者终旧要毁灭；胜利者也好，失败者也好，都同样憎恨他，他永远是一个人对付所有的人。

——《麦哲伦的功绩》

这是一个小心谨慎的阴谋家，举止注意分寸，行动不露圭角，他不打算过早地加入这两个敌对集团的任何一方，使自己蒙受损害，而是钟摆似地左右摇，等待命运告诉他什么时候可以一边倒。

——《命丧断头台的法国王后》

他象鼯鼠似地隐秘而沉默，挖洞掘坑以待时机。

——《命丧断头台的法国王后》

普罗旺斯伯爵的敌意不同于奥尔良公爵的敌意，后者是公开的仇恨的火焰，前者只是在伪装的死灰下郁积闷烧的妒火。

——《命丧断头台的法国王后》

他很象一个走钢丝的演员，在高高的绳索上维持着平衡，时而向右歪，时而向左摆，决心把自己非凡的才能、卓越的政治见解、汹涌的激情同时奉献给王室和革命。

——《命丧断头台的法国王后》

她再一次有机会目睹了政客们身上万古常新的那种看风使舵本领。两小时前，韦尼奥议长还以议会的名义宣布誓死保卫已建立的权力机关，现在他却向百姓们投降，建议立即禁止国王行使权力，并要求将国王一家转送卢森堡宫，“由人民和法律监督”。

——《命丧断头台的法国王后》

血气、情感、心灵，对于一个真正的人，都是会引起惶惑的知觉和感觉要素，但对于这个隐蔽的赌徒则毫无意义他的一切激情都集中在大脑。

——《一个政治家的肖像》

做买卖的内行人，在遇到触动他的钱袋的事情时他是不知道有宽恕的。

——《巴尔扎克传》

真正商人热诚的本能，对每一文钱，每一分订货单都不放松。

——《巴尔扎克传》

他出卖了他的才能，做下文丐的工作，跟文学制造家合力生产，帮助造成舆论，变成了一个新闻界的妓女。

——《巴尔扎克传》

一个受刑的囚犯，生活中只有痛苦烦躁。

——《同情的罪》

一个人本来像一匹终日奔走、劳累过度的驮马，现在醒来了，但这个人沉闷，孤僻，又狡猾又危险，整日冥思苦想，随时准备玩弄阴谋诡计。

——《雷泼莱拉》

一心想挤进上流社会的小市民是最爱记仇、最阴毒不过的了……

——《富贵梦》

他们都是可怜虫，他们一点不笨，而是做了最明智的事：知足、认命。他们听任自己越来越麻木不仁，这样就什么也感觉不出了，而我这个笨蛋呢，却老是忍不住，一见到这类小小的自我满足的人就想敲他一下，激他一下，把他从自我陶醉的小天地中揪出来——也许这只是为了使我自己有一群狂徒为伍，免得单枪匹马，孤军作战吧。

——《富贵梦》

阶级